

不長不

妻 啞

(本劇幕二)

第一七八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改譯者啟事

附註：這個劇本爲排演方便起見，詞句十分逼近白話。但有許多單字恐被誤讀，又不能逐字用符號注音，所以改用另一同音之字，以免混淆。現在挑幾個重要的寫在下面，其餘可以類推：

孩：『歸還』之『還』讀作ㄏㄞˊ，『還有』之『還』讀作ㄏㄞˊ，故改作『孩』。
得：『的確』之『的』讀作ㄉㄧˊ，『我的你的』之『的』讀作ㄉㄧˊ，故改作『得』。

二幕
劇本
啞妻

劇中人物：

劉景賢——縣長。

劉妻

賈瑞——劉的聽差。

老毛——劉的廚子。

費梅安——律師。

郭佩德——外科大夫。

第一幕

佈景：某縣衙縣長後宅中的一間辦公室。室中右方有書櫃，書桌，椅子。左方有沙發，茶几。左方有窗，有門通外；後右方有門通內，緊靠門外有梯通樓上。開幕時，賈瑞嘴唱着小調在整理桌上東西，最後站在窗邊向外瞭望。厨子老毛手提菜藍由外入。賈瑞乘其不備，偷其藍內一瓶，老毛覺。

老毛：嘿，唬我一跳。你偷我得醋瓶子幹嗎？你想吃醋哇，賈瑞？

賈瑞：我還以為是酒粽。得，得，別嚷嚷。留着叫咱們

老爺吃吧。(把醋瓶還給老毛。)

老毛：淨想偷老爺得酒吃，賤骨頭！

賈瑞：別裝那末正經，你沒偷過呀？我逮住過你好幾次
啦。

老毛：得，得，這叫作瞞上不瞞下。(兩人大笑。)老爺
嘹？

賈瑞：在樓上和太太談天兒嘹。

老毛：用那一國話呀？

賈瑞：啞叭國。(老毛大笑，忽聽敲門聲，即急走入)

內。(請進來。)

費梅安：(進來)縣長在家裏吧？

賈瑞：你貴姓啊？有什麼事情？

費梅安：(從衣袋取出名片交給賈瑞)我是律師費梅安，
和縣長是同學，今天特來拜望他。

賈瑞：好，好，費先生，您請稍坐一會兒，我到樓上請
我們老爺去。

費梅安：好，好。

賈瑞：(剛走出內門邊，又退回。手指樓梯。)費先生，

我們老爺下樓來啦。（站在門側，等縣長走進，即把名片遞給他。）老爺，律師費先生來拜望您。（縣長看手中名片。）

費梅安：景賢，少見得很哪。

劉景賢：噫呀，費先生，久違久違。什麼風兒把你吹來得。（走近，兩人拉手。賈瑞由內門出。）您好吧？

費梅安：好，好。聽說你來做縣當縣長，早就想來給你賀禧，只是事情忙一點兒，總沒得機會來。你一向好吧？

劉景賢：很好，很好。我也聽說你一向在上海當律師，

怎麼樣，買賣還好吧？

費梅安：（笑）哈哈……那有你當縣長得發財方法可靠
哇。

劉景賢：哈哈，這個年頭兒，不弄幾個錢，又怎麼樣
唻？這叫作沒有法子。

費梅安：噫，你說話可小心點兒啊。咱們是同學 你到
敝縣要弄錢弄得太多嘍，那可對不起我呀。

劉景賢：哈哈，以後派捐派到你住得那個村子裏得時候

兒，我特別優待點得啦。哈哈……

費梅安：哈哈，這才算是同學得交情睇。

劉景賢：噯，說嘞半天話，也沒讓你坐，這可……（讓

坐，兩人同坐沙發上，劉在右，費在左。這時賈瑞也送上茶來，各敬一杯，仍退出。）怎麼你現在有

功夫來呀？

費梅安：特來拜望縣長大老爺得。

劉景賢：你得啦吧。沒有公事，你決不肯來。

費梅安：哈哈，不瞞你說，景賢，我實在有點事情來求

你。我們做隣有一位姑娘，因為最近父母先後去世，全家只剩她孤零零得一個人。因之她得本家伯叔大爺們都想霸佔她得產業。這位姑娘年紀小，又沒經過事，簡直沒法對付他們，所以才託付我給她辦。起訴得呈子我已經替她作好嘞。（隨手取出呈子交給劉景賢。）我想最好請你給她批一批，只要您肯主持公道，她本族得人就不敢再欺負她啦。

景賢，這非請你幫忙一下子不可呀，老同學。

劉景賢：好吧，可是她打算出什麼樣得報酬唻？

費梅安：唉，她現在是一個很可憐得孤女，家產雖然有是有一點兒，可是並不多。

劉景賢：是啫，是啫，我知道。不過，她總得生法兒報酬一下子啊。

費梅安：她得家產全被人奪去，現在什麼都沒有，只有兩隻眼睛哭。可是假如她這場官司打贏嘍，她總忘不了您得好處吧。

劉景賢：（把呈子放在一邊，很冷淡的）我們走着瞧吧。

費梅安：請你一定要幫點忙，老兄。

劉景賢：能幫忙，自然是要幫忙得，不過不見得一定有把握。

費梅安：噯喲，縣長大老爺不能幫忙，那還有誰能夠
噤？噯，你告訴我，你近來事情順手嗎？看你好像
很有點兒頹喪得神氣。敝縣是個頭等縣份兒，很好
得缺呀。

劉景賢：那我早就看準啦。

費梅安：你覺得寂寞嗎？幹嗎不結婚哪？

劉景賢：怎麼，怎麼？你不知道我是三個月前才結得婚

嗎？娶得是一個科長得妹子，年紀很輕，長得又是
非常漂亮。唉，可惜她是個啞叭。你看，這是多末
痛苦得一件事情。

費梅安：怎麼着？你得太太是個啞叭？

劉景賢：（把肩一聳，長嘆一聲。）唉！

費梅安：啞叭到什麼程度啗？

劉景賢：像一條魚一塊石頭似得。

費梅安：（表示很可惜的樣子）嘖，嘖，嘖，難道你起先

一點兒也不知道，直到你娶過來以後才曉得得嗎？

劉景賢：起先自然不會不知道得，不過當時我以爲沒有什麼要緊。我只貪戀她得美，和她得嫁粧，因此沒有想到別得。而且她哥哥是一個科長，很能活動得一個人，就像我這個縣長得位置，要不是他從中帮忙，那會到手哇。所以當初我只計算到娶個啞叭太太的好處。噯，那想到我現在感受得痛苦！和啞叭太太在一塊兒簡直是一點樂趣都沒有。而且我還受到很大得不利，很大得損失。你想縣長這個事兒不是容易幹的呀。當地要人，一般紳士，地痞流

氓，鄉下老百姓，都得想個圓滑得方法去對付他們，然後這個位置才會牢牢穩穩哪。假使當縣長得有個漂亮得太太，遇着客來嘍，她能好好兒得招待他們一下子，或者她出外在社會上活動活動，同那些紳士們得太太聯絡聯絡，或者她發起組織個什麼貧民收容所呀，婦女救國團哪。我並不是說我們作官兒得要沾太太得光，那太笑話啦。我只是說有個能幹而又會活動得太太的確會無形中幫我們很多很多得忙。要這樣幹，非得嘴巧，會說話不可。可是我這

個啞叭太太，好，我不但得不到益處，簡直要受很

大很大得損失。唉！

費梅安：啞叭固然是一種短處，但也有她得長處啊。

劉景賢：不行，不行，費先生，你還不知道。你想，有

時我和她在一塊兒耽着，要看她嗎，她倒是長得很漂亮很美，但是她一聲兒也不會言語，好像雕刻得石像，叫我心裏有多末痛苦。所以我現在越想越覺着當初我娶這個啞叭太太娶得太魯莽太糊塗啦。現在一清早起，一醒我就想趕緊跳下床來躲避那妖

怪。

費梅安：竟這樣痛苦嗎？

劉景賢：唉，還有比這個更利害得。跟我得啞叭太太在一塊兒，連我自己也快變成嘞啞叭啦。有時候兒我也像她那樣用手一比一比得跟別人說話。有一天，我在公堂上，裝啞叭，作手勢，把一個江洋大盜判定了十年徒刑。

費梅安：夠啦，不必再往下講啦。我已經明白一個啞叭是不會說話得。你一個人向她說話，說了半天，她

一句也不能回答你，怪沒意思得，是不是？

劉景賢：現在你明白我得痛苦嘞吧。

費梅安：是得，是得，（仰起頭來想，）啞叭！啞叭！啞叭也許可以治好得。尊夫人是又聾又啞嗎？

劉景賢：聾？她才不聾。我得太太得耳朵比誰都靈得多。一丁顛點兒得聲音她都能聽得見。

費梅安：這樣看起來，她這啞叭病並不是沒有治好得希望得。要是又啞又聾，別說中國大夫治不了，就是把洋鬼子請來，他也是沒有辦法。至于光只啞叭，

却一點兒也不聾，那就不同啦。只要請一個外科大夫，稍微用一點兒手術，把她得舌頭割一下子，馬上就能治好，她能說話，容易極啦。唉，你怎麼啦？

劉景賢：怎麼啦？

費梅安：怎麼啦？難道你會不知道嗎？出了您得公館往東到那個那個，叫什麼街呀？哦！對啦，李鐵拐斜街，李鐵拐斜街，坐北朝南有一個醫院，門口掛着大匾，寫着啞叭專科醫院，院長郭佩德，郭大夫是遠近馳名，醫治啞叭得專家，他得名譽就是由治啞

叭得來得。難道你會不知道，孩要我這鄉下老兒進城來告訴你？只要把郭大夫請來，轉眼之間，他就會叫尊夫人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得講起話來。叱，幹嗎不早請他呀？

劉景賢：費先生，真得嗎？你不要騙我呀？你說得話不會像法庭上律師那樣吧？

費梅安：（極力証明他的話可靠）請你到街上走一趟，聽見那些吉吉瓜瓜吉吉瓜瓜，說話像巧嘴八哥兒似得，那都是郭大夫得成績，因為這些會說話得人從

前都是啞叭。景賢，我跟你又是同學，又是朋友，決不誤你，我說得句句都是實話。

劉景賢：好極啦。那末我就派人立刻去請這位名醫。

費梅安：你自己斟酌。可是有一層，在你沒有去請他以前，你總得先自己仔細想一想比較比較，到底太太是啞叭嘍好哇，孩是不啞叭嘍好。你娶嘍這位啞叭太太固然有許多不利得地方兒，但也有許多好處哇。好吧，景賢，（站起，）你自己拿主意吧，我要走啦。

劉景賢：不忙，再坐一會兒再去呀。

費梅安：謝謝你。我不啦。孩有別得事得去辦一辦。再

會。

劉景賢：再會。

費梅安：再會。可是請你看一看那一張呈子，那個姑娘實在太可憐哪。如果她得家產有了保障，她一定是
要重謝你得。

劉景賢：費先生，您請午後來再來一趟，我總可以批示出
來。

費梅安：那好極啦，謝謝你。（劉要送出，費阻止。最

後兩人鞠躬而別。）

劉景賢：（喊）賈瑞，賈瑞！這東西老是聽不見我喊他。

賈瑞！（賈瑞應。）混賬東西！你在後邊兒幹嗎？

賈瑞：老爺，您叫我來着？

劉景賢：（提着賈瑞的耳朵往台左邊一摔。）叫你來着？

我孩沒有喊破嗓子嘹？整天跑在後宅和廚子胡纏，

下流東西！去，趕快去！

賈瑞：咋，咋。（扭過身剛要去，又轉回，這時劉剛要

坐。○老爺，您叫我上那兒去呀？

劉景賢：叫你趕緊去請大夫去，聽見啦沒有？

賈瑞：咋，咋。○又走，劉坐下剛要辦公，賈又回。○

老爺，（劉對他瞪眼。○您倒是叫我去請那個大夫
哇？街上大夫多着嘍，內科，外科，產科，小兒
科，眼科，耳鼻喉科，還有什麼什麼科，什麼什麼
科……

劉景賢：哎呀，碰着你這樣聽差的就把我氣死啦。我叫
你到李鐵拐斜街，那個那個，那個那個……我不記

得是坐北朝南孩是坐南朝北啦，總之找那個啞叭專科醫院，把啞叭專家郭佩德大夫請來，就說有個啞叭請他治一治。聽明白啦沒有？

賈瑞：郭什麼大夫哇？

劉景賢：郭佩德大夫。

賈瑞：（打算走去，嘴裏念誦着，）郭佩德，郭佩德……

劉景賢：回來！（賈回。）超近路走，快去快回，不要躲懶去看變戲法去。我知道你們這些人一出門兒就得半天不回來。

賈瑞：咋。（要走出，又回）郭什麼大夫，老爺？

劉景賢：噫呀！（站起要攔賈的耳朵，賈以手掩其耳，

劉縮回手，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郭——佩——德！

賈瑞：（嘴裏念誦）郭佩德。（轉身走）郭佩——（忘了，

轉過身想問，劉蹂躪，賈隨而想起了）德，郭佩

德。（賈出。）

劉景賢：（坐書桌邊）咳，整天和聽差得再搗不清的麻煩

啦。（拿起文件口袋）今天還有這末些案卷要批出

來。當縣長這個事情簡直不是人幹得。（劉坐下，

批從袋裏取出的各種文卷。劉妻自樓上慢慢走下來，面帶微笑，手在縫紉，走近劉，站在桌旁。劉初不覺，後知她來，即站起，拉着妻手，笑臉問她。）太太，你今天好吧？怎麼不在樓上就着唻？（劉妻用手表示她在樓上的寂寞，想下來坐在這屋裏的沙發上，並不妨碍他的辦公。劉不懂，且誤會她的意思。）什麼？你嫌樓上那個椅子坐着不舒服，要我把那個長椅子給你扛到樓上去？（劉妻見他誤會，着急。又作手勢複述前意。劉仍誤會。）哦，

你叫我到樓上陪着你一塊兒坐着呀？不行，我很忙，沒有功夫啊，太太。（劉妻見他還不懂，更着急。卽推劉坐椅上，叫他作辦公狀，她自己坐沙發上，作縫紉狀。用姿態問他懂了沒有。劉恍然大悟。站起，劉妻也站起走近劉。）哦，原來你是一個人在樓上覺着很寂寞，要下樓來，坐在那個長椅子上作活，我在這邊兒辦我得公。是不是這個意思？（劉妻點頭，現很高興狀。）太太，你長得是多末漂亮！你得眼，嘴，鼻子，頭髮，身材，簡直是沒一樣不美。（劉妻

現得意狀。(就只一個缺點——不會說話。)(劉妻現不高興狀，扭過身去。)(假使你能夠說話，你快活不快活？)(劉妻點頭。)(假使你能夠把你眼裏所見得，心裏所想得，用嘴說出來，你快活不快活？)(劉妻點頭，現快樂狀。)(假使你能叫我一聲『寶貝兒』，恐怕不但我覺着快活，你才更覺着快活。)(劉妻現極高興狀。)(太太，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報告給你；等一會兒有一個啞叭專家郭大夫來給你治病，他能叫你說話。)(劉妻高興得要跳舞起來。)(好，寶貝

兒，你坐在那邊兒吧，我孩得批閱這些案子。瞧。劉妻坐在左邊椅上縫紉，劉坐桌邊兒批閱公文。一會兒。）太太，我一會兒批出來這末些呈子。你瞧我作官兒得本領怎麼樣？（劉妻滿面笑容走近劉，即坐桌上，身壓公文一包。）太太，你把一大批罪犯坐在你得屁股底下啦。（劉妻起，手拿起公文袋作開玩笑式的恭敬遞給劉，劉也照樣作開玩笑式的恭敬受之。劉大笑，劉妻也笑但不出聲。最後見大夫進來，劉妻急走上樓去。）

▲賈瑞領着郭佩德進來，郭手提大皮包，西服，

戴眼鏡。

賈瑞：老爺，啞叭專家郭大夫來啦。

劉景賢：郭大夫，您好？（趨前和郭握手。）

郭佩德：縣長，您好？

劉景賢：請坐，請坐。（郭佩德把提包擱在一邊兒，即

坐沙發左邊，劉坐右邊。賈瑞入內。）兄弟來到貴

縣得日期很短，所以對於這裏得一切情形都不很熟

悉。多虧剛才有一個老朋友，他爲一點兒公事來見

我，由他得介紹，我才知道郭大夫是治啞叭專家，所以趕緊請您來治病。

郭佩德：我也說不上是個醫治啞叭得專門，不過治好嘍幾個就是啦。怎麼？縣長，您是個啞叭，我覺着您得口才很好哇。

劉景賢：您別誤會嘍，我不是，我得內人是個啞叭。哈哈，世界上那有叭啞當縣長得嘍？

郭佩德：哈哈，我說嘍。（賈瑞送上茶來，後仍入內。）
劉景賢：我想有嘍郭大夫這樣得專家，貴縣得啞叭總算

有嘞救星啦。也免得以後遇着啞叭來打官司，他們唔喺唔啦得，弄得我莫明其妙。

郭佩德：那不要緊哪。遇着啞叭打官司，你就給他一個胡里胡塗得判決，反正是他們啞叭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哇。哈哈。

劉景賢：哈哈，你是怎麼個治法兒嚟？

郭佩德：容易得很。我稍微用一點兒望聞問切得功夫，用刀子尊夫人得舌頭上這末樣嚟一來，再吃一點兒藥就得啦。容易得很。

劉景賢：還要用手術嗎？

郭佩德：自然，不過並沒有一點兒痛苦。

劉景賢：一切得器具您都帶來啦嗎？

郭佩德：都在這兒。（站起，開皮包，把刀，錘，大鉗子，繩子，小鋸，等物拿出給劉看。）

劉景賢：（站起）噉呀，治噉叭用得了這末些傢伙嗎？

郭佩德：這叫作寧可不用，不可不備。我們當大夫得不
能不預備週到點兒。尊夫人現在——

劉景賢：她在樓上。好吧，那末現在就請您哪上樓去看

一看吧。來，我給您提着。

郭佩德：不，孩是我自己來吧。（提起皮包，同走到門

口。）

劉景賢：（站在門右）您請？

郭佩德：（站在門左）嗯——大老爺在此，那有小的先走得道理？

劉景賢：（覺着郭說得可笑）哈哈。好吧，我來領路。

（劉在前，郭在後，上樓。）

（幕）

第二幕

景：和第一幕同。時間在第一幕後約四五小時。開幕時，劉在桌邊

辦公，賈瑞走去開外門，費梅安走入。

費梅安：劉先生，您真忙啊？

劉景賢：哦，費先生。（站起，讓費同坐沙發上。）

費梅安：對不起得很，我又來打攪您來啦。可是我得那位孤女被別人侵佔家產得那張呈子你給批出來沒有？

劉景賢：費先生，孩沒有捺。……你說什麼？你侵佔嘞

你得那位孤女得家產嘞嗎？

費梅安：不，不，不，你可不要想到那上頭去。其實我和這位孤女沒有什麼關係得。可是一層，如果她能爭回她原有的家產，她就可以嫁給我。所以請你務必早給辦一辦，我一定是很感謝你得。

劉景賢：費先生，你遞給我得那張呈子就在那張桌兒上放着，如果沒有人來打攪我，早就會批出來啦。咳，我正在這兒受用醫生得好成績嘅。（忽然提住費的兩肩，用力搖了幾搖。）都是因為聽你得話，

害我受這種累。

費梅安：怎麼着？我，我，我不懂你得意思。

劉景賢：你不是告訴我這李鐵拐斜街有個治嘸叭得專家
郭大夫嗎？你走後，我卽刻打發人把他請來。他把
我得內人從頭到腳上檢查嘸一遍，看是不是啞叭。
後來他用嘸一點兒手術，又給嘸一包藥。內人吃下
去，一會兒，牠就說起話來啦。

費梅安：她會說話嘸嗎？尊夫人會說話啦？

劉景賢：（點頭。）

費梅安：哦——真治好啦！嘖，嘖，嘖，好手段，郭大夫真不愧是治啞叭專家。尊夫人說些什麼話唻？

劉景賢：她說：『把鏡子給我拿來！』她看見我唬嚇一跳，又說：『你瞧你那個神兒！這樣得胆兒小，怎麼作得了縣長唻？』

費梅安：她能不停得說下去嗎？

劉景賢：（看了費一眼，然後站起，走到辦公桌邊，坐椅上。很不悅狀。）她一直說到現在孩沒住口唻。

費梅安：哈哈！（站起，向劉走來。）這你可不能不謝謝

我啦吧？這是我給你介紹得大夫啊。尊夫人能說話啦，你該多末得高興呀！（看着劉。）

劉景賢：（譏笑的口吻）自然要高興得。費先生，我那能不感謝你得啫！我得啲太太會說話啦，我快活極啦。

費梅安：是啫，從來不會說話得啲現在竟然會說話。你這孩有不高興得。可是你——你——好像不高興似得。難道尊夫人說話不清楚嗎？

劉景賢：很清楚，可是說得太多啦。吉吉瓜瓜，吉吉瓜

瓜，簡直沒個完啦。如果這是她說話得起頭兒，永遠說這末多話，我可受不了。

費梅安：噓——（手搗劉）你瞧是不是？我早料到啦。可是你先不要失望這樣得快。這好比那泉水是得，壓得太久啦。忽然遇着機會兒——噴嘍出來。你不必着急，她就會好得。景賢，老朋友，我那個孤女一案請你務必費神了一了，將來她總會報酬你得。那末等一會兒我再來。

劉景賢：（站起）你放心吧，老朋友，我這就給你辦。

△費出，劉送到門口。劉剛轉過身，聽見劉太太在樓上唱歌，劉作驚狀，搖搖頭，作無可奈何狀，急走到桌邊坐下辦公。劉妻繼續唱着自樓上下來，進門唱最後一句歌辭，滿面笑容，精神活潑。手裏仍持縫紉物。

劉賢景：（不理其妻，手裏持筆，口裏念着呈文。）『呈爲父母亡故，孤苦伶仃，族人霸產，懇張公道事。』

竊查孤女葛麗華……』

劉妻：（用跳舞的步法，走到劉後，右手扶劉左肩，伏

身而問。）景賢，你在這兒幹什麼唻？你好像怪忙似得。你實在太勤勞啦。

劉景賢：我要……

劉妻：（打斷）一天辦這末些事，你不怕累嗎？（往左邊走，縫紉着，但繼續說着。）你應該休息一會兒才對。你瞧別人辦公事，誰肯像你這樣勤勞唻？（坐沙發上縫紉着。）

劉景賢：寶貝兒，我在這裏……

劉妻：（打斷）也許現在你辦得是非常重要的得一件公事。

可是爲什麼你不肯告訴我你在作什麼，景賢？

劉景賢：寶貝兒，寶貝兒，你別……

劉妻：（打斷）是不是很秘密的公事？難道我不可以知道嗎？兩口子孩講什麼秘密得。

劉景賢：噤！寶貝兒，我正要……

劉妻：（打斷）如果是非常秘密得，那就不必告訴我。

劉景賢：（把筆往桌上一擡，對妻瞪眼。）你連叫我回答一句話得機會都不給我嗎？我正在這兒研究一個案子，要馬上批示出來。

劉妻：批案子是很重要得一件事情嗎？

劉景賢：當然哪。（妻站起，走近左窗，望着窗外，嘴裏哼哼的小聲唱着。）老百姓得名譽，自由，有時候兒也許他們得財產，生命都在我這批示得幾個字兒上。而且當縣長得學問天才也很可以在這些批詞上表示出來。

劉妻：好，好，你就研究你得案子，預備你得批詞吧。
我不再多說話啦。

劉景賢：對啦。（念誦）『竊查孤女葛麗……』

劉妻：（向劉走近，打斷）景賢，你看我究竟穿什麼樣得衣裳合式，穿旗袍兒好唻，孩是穿短褂短裙子好唻？

劉景賢：（不抬頭）我不知道，我……

劉妻：（打斷）我想我孩是穿旗袍兒好，現在穿裙子怕有點兒太不摩登嘞吧？（回坐沙發上。）

劉景賢：隨你得便，不過請你……

劉妻：（打斷）景賢，我想穿旗袍也不能叫太短嘞吧。現在一般得太太小姐們穿得旗袍實在太短，有時短得

孩到不了不老蓋兒，再遇着風一吹，或是坐下得時候兒，難免不引起男人們得好奇心。那是多末有傷風化，而且也怪刻塵哪，你說是不是？

劉景賢：（不耐煩）是，是，是！但是……

劉妻：（打斷）至於說到高跟鞋啗……我也愛穿。因爲女人們穿上高跟鞋的確比穿平底鞋美得多，而且走起路來，老遠得就聽見憂得兒憂得兒得，真有意思。

可是近來一般太太小姐們把鞋後跟弄得太高，簡直是摩登得過乎勁兒啦。所以一個女人好不好，品行

端正不端正，只要看他們得鞋，甚至只要看她們得腳後跟就可以看出來。景賢，你贊成我得話不贊成？

劉景賢：（更不耐煩）贊成，贊成，贊成！你究竟……

劉妻：（打斷）你辦你得公事吧，我一句話也不說啦。

劉景賢：這不結啦。（一面念誦，一面寫）『竊查孤女

葛麗華，既失父母，又寡兄弟，族人不良，羣謀奪

產……』

劉妻：景賢，我以為女人家好搽胭脂抹粉兒並不能算是一種壞事，喜歡打扮是女人家得一種天性。難道當

丈夫得不願意叫他得女人打扮得更好看更美麗一點兒嗎？可是有些女人打扮得妖妖嬌嬌得，穿得花花綠綠得，引得一般青年男子沾酸吃醋，實在妨礙社會風化。我想你當縣長得應當設法糾正一下子才好。

劉景賢：（站起，稍走近劉妻作懇求狀。）我得寶貝兒，你歇息一會兒不說話好不好？或者你到別得地方兒去講，我得頭腦都昏哪。

劉妻：你瞧你着急得那個樣兒。好吧，我連一句話也不

說啦，一個字也不說啦。

劉景賢：那好極啦。（回原處，坐下。仍拿起筆來，念誦着）『父母于本月相繼去世，孤女終日悲痛，無以爲生……』

劉妻：景賢，今天晚上咱們吃烙餅暎，孩是吃炸醬面？隨你得便，我是什麼都成。咱們吃飯不可太儉省嘍。不然，有朋友來，看見嘞有點兒寒塵。自然我也不願意把桌子上堆着好些菜，吃不了，淨擺在那兒看樣兒。咳，現在得生活程度一天比一天高，什麼

東西都比從前加幾十倍得長價。我記事兒得時候兒，一個燒餅只賣兩個小錢，孩是這末大。（說時用手比樣）一個燒餅咱們倆吃不了。如今晚兒，好，一個燒餅得四個銅子兒，而且才這末大兒。

劉景賢：（更懇切的祈求）勞您駕！（恢復工作）『敬啟者……』

劉妻：（打斷）你瞧着吧，將來總有一天那一個小燒餅要賣到一塊錢暎。那就沒有窮人過得日子啦。現在東西是一天貴一天，可是人們反倒是一天奢侈一天。

就拿吃飯來說吧，吃飯只要是乾淨，能吃飽就得啦。可是有些人倒把吃飯當成了不得得一件事情，今天計劃着吃這幾樣兒，明天計劃着吃那幾樣兒。朋友見了面兒，說不了三言兩語，就馬上談到吃飯上啦，這樣菜怎麼作呀，那樣菜怎麼作呀，好像他們這些人是生下來專門爲吃飯是得。

劉景賢：（站起）太太，我得寶貝兒，勞您駕，您到……
（用手向樓上指。）

劉妻：（不理他，打斷）『富家一頓飯，窮人半月糧！』

這話是一點兒也不錯。咳，生活是一天難一天，窮人將來可怎麼了哇？你當縣長得也應當想個辦法才對。對付對付有錢兒得人，也得對付對付窮人哪。如果只是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那可就當不起青天大老爺啦。景賢，我是愛你才說這話。

劉景賢：（兩手抱頭）我要瘋啦，我知道我一定要發瘋啦。

劉妻：（急走到劉處）景賢，我知道我要是多說話也許會攪亂你辦公。好，我從此不說一句話啦。

劉景賢：只要你能照你所說得去作。

劉妻：（邊走，邊說）連一個字我也不說啦。（坐原處。）

劉景賢：好極啦。

劉妻：就是我得嘴唇也不動一動。

劉景賢：頂好啦。

劉妻：（作她的活計）你看，我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劉景賢：（不抬頭，冷淡的回答）是得。

劉妻：我叫你安安靜靜得辦公事。

劉景賢：（如前狀）是得。

劉妻：辦你得公事吧，我一點兒也不攪擾你。（半天）快

完啦沒有？

劉景賢：（厲聲）我永遠也辦不完，倘若你永遠這樣兒得不停嘴。（念誦呈文）『孤女深閨弱質，遭此非常之變，已屬驚魂不定……』

劉妻：（光作聽狀，後說話）噓，聽啊，聽啊，聽啊——好像什麼地方兒着火啦。你聽見嘞沒有？（站起。劉跑到窗邊往外瞭望，又開門往外看，知係受騙，對妻作無可奈何狀，回坐原處。）我想我沒有聽錯呀。（坐下）也許我聽錯啦，倒也說不一定。噯呀，

孩有什麼比火再可怕得嚟。常說水火無情，其實火比水可怕得多。你不記得嗎？去年咱們在天津住得時候兒，半夜裏看見金鋼橋那孩兒着火啦，哭得聲音，救火得聲音，許多人把東西往河裏扔，男女從窗戶裏跳出來。滾呀，那個亂勁兒。就連住在很遠得我們都唬得直哆嗦。

劉景賢：（無可奈何，舉手向空作呼籲狀。）滾呀，我得老天爺呀，可憐可憐我吧。

劉妻：景賢，什麼事情弄得你這樣叫苦連天得？難道遇

着什麼軋手得案子嘞嗎？告訴我，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子事？

劉景賢：我連一分鐘也不能忍受啦。

劉妻：景賢，你實實在在應該休息休息，不要作那些事情。

劉景賢：（拍桌子，厲聲。）你永遠不會停嘴嗎？

劉妻：唔，原來是因爲我在這兒說話來着。好啦，你不必着急，我決定不開口啦。

劉景賢：我得老天爺，你千萬可別再說話啦。

劉妻：（走立窗前，向外望。）喂，景賢，東街那位張校長得太太來啦，哦，今天她戴嘞一頂絨帽子，又換嘞一件新裙子。嚇，她今天可真漂亮，走起路來像一個美人兒是得。嘿，景賢，她向咱們這個門口兒走來，我知道她是找我說話得，這樣子吧，就請她在這屋子裏坐一會兒吧。你把桌子上得東西整理整理，別那末亂七八糟得，叫她看見笑話。（劉收拾桌上東西，妻也收拾東西。）我們這兒坐着等她進來吧。（兩人作整肅候人狀）滾噫，怎麼不見她進來呀？

讓我看一看。（走到桌前外望。）哦，她原來是搭這個門口兒經過呀。（劉知又上當，無可奈何的又復他的原狀）也許是我認錯人啦，剛才不是她。我得眼怎麼啦？有毛病嘞吧？不過我想剛才那個女人一定是張校長長得太太。不然，那兒那末像嘛？景賢，你以為張校長太太這個人怎麼樣？（走到劉處，坐劉桌上。）我知道你不歡喜多嘴婦人。真是你得運氣，你沒娶她。她說起話來呀像一隻麻雀，像一個話匣子，一天到晚什麼事不作，淨說話。真是一個

多嘴精。有時候兒和她自己得名譽有關係得事情，她都會一五一十得說出來。（劉不能忍耐，偷偷兒的走上書架的梯上，想在那裏批寫公文。）她一開口就要給她丈夫吹牛，說她丈夫怎麼怎麼得能幹，怎麼怎麼得會辦事。其實誰願意聽她那一套哇？（發現劉在梯上，她也爬上梯去。）景賢，（低聲說）有一件秘密得事我告訴你，你可千萬別告訴別人哪。咱們犯不着去得罪張校長啊。聽說張校長太太不怎麼正經，她有好幾個情人㗎。

劉景賢：噯呀，我得腦袋可真要裂開啦。（由梯爬到書架上。）

劉妻：（爬到梯頂）喂，景賢，你看見過我得姐姐沒有？她實在比我長得好看，又能幹，脾氣又好。可惜她得運氣不好：嫁給一個好吃懶作得丈夫。唉，天下事總是這樣不湊巧。我真替我姐姐傷心。

劉景賢：我得腦袋要裂啦，真要發瘋啦，現在說我犯什麼罪，我就可以犯什麼罪：闖嘞禍，我也不能負責任。（喊）賈瑞，賈瑞，賈瑞！混賬東西。鑽到那狗

洞裏去啦。（聲更大）賈瑞，賈——（瑞字不及喊出，

賈瑞入。）

賈瑞：（慌忙入）札。

劉景賢：賈瑞，你趕快跑到李鐵拐斜街，把那位啞叭專家郭大夫請來，請他立刻就來。現在得病比從前更利害，更要命啦。去，去，快去。

賈瑞：札，我這就去。（走出。）

劉妻：景賢，幹嗎這樣兒着急呀？是不是這屋子裏的空氣太壞？不會呀，窗戶開着瞭。空氣很流通啊。大

大概是晌午你吃餃子吃得太多，胃裏有點兒斃悶得慌吧？

劉景賢：（在書架頂上揮拳舞掌得發狂）你這個臭女人，騷女人，從前啞叭得時候兒，只會唔哇唔哇得討人厭；如今會說話啦，竟這樣得吉吉瓜瓜吉吉瓜瓜吉吉瓜瓜聒躁死人。我真後悔，不該把你治好會說話。你等着吧，一會兒那個啞叭專家郭大夫可以把你治得比從前更啞叭。（抓起架上書籍往妻的身上頭上亂扔，妻卽忙跳下來，帶跑帶叫的。）

劉妻：救命呢，救人哪，我得丈夫瘋狂啦，救命啊！

（跑上樓去。）

劉景賢：老毛，老毛！

老毛：（入）老爺，您怎麼要殺人哪？

劉景賢：老毛，你趕緊上樓去，把住嚟樓梯，別叫太太下來。如果我再聽見她說一句話我可真要瘋狂啦。

你要是放她下樓，我就揍死你。去，上樓去，看着她。

老毛：札。（毛走上樓去。）

費梅安：（走入，見沒人）噯！（忽然看見劉在架上）哦，您在那上頭辦公欸。（脫帽鞠躬）縣長大老爺高高在上，小百姓我又來啦。一天裏頭，我三番兩次得來麻煩你，實在打攪得很。但是我受人之託，不能不亟力得給人家辦一辦。那個小孤女太可憐啦，整天哭得像淚人兒一樣，所以我只好是多給她跑幾趟。那個案子您已經批出來嘞沒有？

劉景賢：費先生，你來得正是時候兒，我正在這兒起稿兒欸。

費梅安：什麼，在那頂上辦公？

劉景賢：我也不知道我是在那孩兒。我得腦子昏啦，思想也亂啦。咳！現在我把得起得稿兒讀給你聽一

聽。（朗誦）『查孤女葛麗華父母雙亡，孤苦伶仃，

打扮得妖妖嬌嬌，花花綠綠；品行不端，霸佔他人家產，思想不正，交接若干情人；而且金鋼橋上水火無情；晌午時候，餃子作怪……』

費梅安：喂，喂，喂，（止劉再念）你到底在那兒讀什麼唸？

劉景賢：不要問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慢慢下來）這時候兒我得腦子裏孩沒有一盆漿子清楚唻。（倒在費的肩上的大哭）我真是一個傻瓜，竟辦出來這樣糊塗事兒。（忽然抬起頭來，聲稍厲。）都是你不好，費先生，倘若沒有你介紹那位郭大夫來把我內人得舌頭治好……

費梅安：噯、噯、噯！（不以爲然）老兄，你不能怪罪我呀。我老早就提醒你來着。我曾經說，沒有治她得舌頭之先，你得再三再四得想一想啊。

劉景賢：唉、費先生，我回想她從前不會說話得時候兒，她是多末得好，多末得可愛，家庭裏是多末得安靜！噯，世界上沒有比多嘴女人再可怕得啦，吉吉瓜瓜，吉吉瓜瓜，噯，把人聒躁得要命！現在我只盼望着那位啞叭專家郭大夫來把他得本領收回去。我已經派人去請他啦。

△賈瑞領郭佩德入。

賈瑞：老爺，郭大夫來啦。

郭佩德：（手提皮包，進門後就對劉跪下）大老爺，小的

罪該萬死。

劉景賢：喂、郭大夫，您這是怎麼回事喏？

郭佩德：剛才您得聽差去叫小的，小的才想起來我上午辦了一件千不該萬不該得錯事。知道想逃跑也是逃跑不了得，所以跟了他來大老爺面前請罪。

劉景賢：郭大夫，究竟是怎麼一回子事，你倒是說出來呀？

郭佩德：小的實在是罪該萬死。上午大老爺叫小的來給太太治啞叭，小的慌忙之間就希里胡塗得給太太一

包吃得藥。後來小的才知道，原來那包藥人是不能吃得。

劉景賢：那是一包什麼藥啫？

郭佩德：那是我給張校長配得，殺耗子得藥，人吃嘞是要死得。那怎麼會治嘍叭啦。我想老爺得太現在一定是不在人世啦。小的實在糊塗得罪該萬死。

劉景賢：哈哈！起來吧，起來吧！是殺耗子藥也吧，不是殺耗子藥也吧，可是內人已經不嘍叭，會說話啦。

郭佩德：（站起來）什麼，她已經不啞叭，會說話啦？噫

呀呀呀，我研究醫學多年，真沒有想到殺耗子藥會治啞叭。

費梅安：這又是郭大夫得一大發明，在醫學上得一大貢獻。恭喜，恭喜！

郭佩德：（對費說）謝謝你，這是一種偶然，不算什麼。（向劉）那末尊夫人完全好啦嗎？

劉景賢：完完全全好啦。

郭佩德：那末縣長現在叫我來……

劉景賢：請你把她再治一治。

郭佩德：她現在有什麼痛苦啫？

劉景賢：現在她沒有一點兒痛苦，痛苦都在我身上。

郭佩德：什麼，痛苦在你身上，你怎麼叫我醫治尊夫人啫？

劉景賢：郭大夫，她說話說得太多啦。當時你只可叫她會說話就得，不該叫他會說這末些話。自從上午你治好嘞她得啞叭，她好像打開嘞話匣子，咕咕呱呱，咕咕呱呱，一直說到現在孩沒有停啫。弄得我

簡直要發瘋啦，我不能再聽見她說一句話啦。現在

我請你來把她再治成啞叭。

郭佩德：什麼？

劉景賢：把她再治成啞叭，或者比從前更啞叭一點兒。

郭佩德：對不住，那辦不到。

賈梅安：那怕是辦不到。

郭佩德：辦不到。我得本領大是很大，但是就止於此

啦。（劉現出極失望的樣子，次第的對着他們望了

一望，最後又望了一望樓上，頹喪的站着。）我有殺

耗子藥叫尊夫人會說話，可是沒有什麼藥再把她治成啞叭。

劉景賢：你真得不能再把她弄成啞叭嗎？（郭搖頭。）那末我這個痛苦是永遠不能去掉得嘞。好吧，現在既然沒有再好得辦法，我只好從這個窗口跳出去，自殺嘞吧。（他跑往窗口作欲跳出勢，但被醫生和費等攔住。）我不能再在這聒聒躁躁得環境裏活着啦。如果不叫我自殺，你們就想個辦法才對。（費郭把劉按在沙發上。）

郭佩德：你聽我說，在尊夫人身上，是沒有法子可想啦。至于你，或者倒有點法子，只要你肯受治。

劉景賢：噢，聽你這末一說，好像有嘞希望啦。老天爺，請你趕緊說出來吧。

郭佩德：太太多說話，只有一個法子可以補救，就是把丈夫治成聾子。

劉景賢：什麼？

郭佩德：把你治成聾子。

費梅安：你這孩不懂麼？這位郭大夫既然沒有能力把你

得太太再治成啞叭，他可以把你治成聾子。這個法子真妙極啦。

劉景賢：把我治成聾子？我不幹。（擬站起，走開，但被郭費兩人捺下。）

郭佩德：我可以立刻叫你變成石聾，一毫一絲得聲音都聽不見。那末尊夫人多說話得毛病你就毫不在乎啦。難道耳聾對於你有什麼不便嗎？

費梅安：據我看起來，縣官是聾子並沒有什麼不方便得地方。

郭佩德：費律師可以把這裏邊兒得道理講給咱們縣長聽一聽。

費梅安：我是個招攬詞訟包辦官司得律師，所以我很明白這裏邊兒得道理。聶子縣長辦起公事來絕對沒有妨礙。反倒有許多好處。他既聽不見原告的話，也聽不見被告得話，這樣兒他就不會受假話得欺騙，反倒可以主持公道。

郭佩德：而且我得治法非常容易，只要用一小包白藥面，——自然這一回再用那種殺耗子藥是不會成功

得，——把這一包白藥面兒輕輕兒放進你得兩個耳朵裏，就會把你變成大聾而特聾，聾得像個石頭是得。並且絲毫不叫你覺着有什麼痛苦。（開皮包取藥。）

劉景賢：多謝多謝，郭大夫，放着你那白藥面兒給別人用吧，我不願意當聾子。

郭佩德：怎麼？難道你孩信不及我得本領嗎？（仍在皮包處。）

費梅安：老兄，我勸你仔細想一想，不要當面錯過郭大夫

得好辦法。

劉景賢：謝謝你得忠告，但是我不願意當聾子。

郭佩德：好吧，（合住皮包，站起。）你不願當聾子吧。

我當大夫得也不能勉強你。

劉景賢：我不願，我不願，我不願。

老毛：（用手掩着兩耳，從樓上跑下來。）我真受不了

啦。老爺，您派我什麼差事都可以，只求您別派我這個差事。我簡直不能聽這樣兒多得話。別說我，誰也受不了哇？現在我得腦袋要裂縫兒啦。

△大家在臺上聽見劉妻在樓上唱歌。

劉景賢：老毛，老毛，混賬得！別讓她下樓來，別讓她

下樓來！老毛，賈瑞，去把她鎖起來！

費梅安：噫，劉先生。把太太鎖起來那不叫話。

△劉妻自樓上唱着走下來。劉急避往書櫃梯處；

劉妻走入，劉上梯。

劉妻：哦，這末多人！（和氣）你們諸位都好？

郭費：（同時說）好，很好。

郭佩德：劉太太，我給你得舌頭治得怎麼樣？

劉妻：好極啦，郭大夫，我實在得要謝謝您睺。你們當大夫得手段真高，竟然會把我這個啞叭治得會說話。才一起頭兒，我雖然能說幾句，但是孩覺着不大靈便；現在我覺着我得舌頭靈便得多啦。可是我總是極力得把持着不肯說話，因為家裏有個多嘴得女人，是容易惹人笑話得。諸位，你們如果疑心我是個多嘴得人，或者以為我常講我不應該講得話，那可真冤枉我。（劉在梯上狂笑。）現在請諸位讓我在丈夫面前辯個明白，他心裏老拿定主意反對我，剛

才他在那兒批案子得時候兒我說話攪擾他啦——那個案子是一個孤女因爲父母都死啦，家裏又沒有別人，本族得人就乘勢霸佔她得家產。這且不必管它。（她走向梯處，劉急由梯上下來，躲到沙發處。劉妻站在梯處。）那時他在桌子這孩兒批案子，我坐那邊兒並沒有多說幾句話。請諸位評評理：當丈夫得能不准他得太太坐在他旁邊兒嗎？（她走向劉，坐在沙發右端，劉避到沙發的極左端。她說以下的話時，費，郭，老毛，賈瑞，各面面相覷，聳

肩，搖頭，掩耳，表示厭煩的樣子。——我越想越不懂，你爲什麼這樣兒不痛快？總不會是因爲我說話嘞吧。我也並沒有多說多少話，何至于叫你不高興？你一定有什麼難過得心事，請你說出來，我也好給你分憂。我母親常對我說：『夫婦之間沒有秘密可守得。』老年人經驗閱歷多，她這句話真是一點兒也不錯。夫婦之間常是因爲一方面守秘密，不肯把事得緣由坦坦白白得說出來，所以會有吵嘴和決裂得事發生。聽我母親說過，廣東李榮光家裏

出得事情就是這樣兒鬧出來得。李太太想跟她丈夫開個玩笑，把一隻小豬鎖在她得一隻箱子裏。她丈夫一進屋，聽見箱子裏哼哼得，以爲躲起來得是他太太得情人兒，也沒等他太太開口，他就一刀把他太太斃死啦。等到開開箱子一看，才知道是一種誤會。可是後悔也來不及啦。所以夫婦之間，不但不要彼此各有秘密，就是連開玩笑甚至是好意得，也是不可有得。景賢，請你把你得心事坦坦白白得對着他們說出來，別把我弄得莫明其妙。

劉景賢：郭大夫，請你趕緊把你所說得白藥面兒拿出來吧，我是非用不可啦。

郭佩德：我也看你是正需要我這種白藥面兒。你請坐好
嚶。（開皮包取一包藥。）費先生，請你來幫一點忙。（費走到劉後，雙手持劉頭。）歪下去，再歪一點兒，別動哦；別怕，沒有什麼痛苦；好啦。那一個；孩得再往下歪一點兒，照剛才那樣兒是得；對啦，對啦；別動，別動；好；費先生，你抱住他得腦袋搖一搖。（費抱劉頭搖晃；郭揉藥紙包，扔在

地下。）好啦。（費撒手，仍站在劉後，郭合住皮包，站在沙發左側。）

劉妻：我也不知道你們諸位搗什麼鬼，大概是給景賢治病吧。對啦，他一定是身上有點兒什麼病。不然，他幹嗎這樣兒不高興啊？景賢，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我得罪你嘞，孩是我得行爲舉動叫你看，看着不順眼嘞？你儘管說出來，我決不生氣。

劉景賢：（裝出聾而呆的樣子）好，好，我連什麼也聽不見啦。

劉妻：景賢，聽我說，我實在愛你。我一向總是幫助你，安慰你，體貼你，從不肯惹你生無謂得煩惱。這是女人應盡得本分，也是我得天性。我七歲得時候有一隻小狗，小哈叭狗——你聽見嘞沒有，景賢？

郭佩德：劉太太，他聽不見你得話，也聽不見別人得話，他得耳朵聾啦。

劉妻：耳朵聾啦？我不懂你得意思。

郭佩德：這沒有什麼不好懂得：他聾啦，耳朵聽不見

啦。因爲我用嘞一點兒藥，就把他得耳朵給治聾啦。

劉妻：（疑問的望郭，郭點頭；望費，費也點頭。）我告訴你們，我有法子叫他聽見。

郭佩德：不行，劉太太，辦不到啦。

劉妻：我們看吧。（很親熱的扶着劉肩。）景賢——寶

貝兒——你聽見嘞沒有？（劉裝聾裝呆，不作回答。

劉妻以兩手提劉肩，用力搖幌劉。）你這個怪物，

妖精，老王八。

劉景賢：我得耳朵聽不見，可是我得肩膀却聽得清清楚楚。
楚。

劉妻：（用嘴咬劉肩。）

郭佩德：哎呀，劉太太瘋啦。（站起。）

費梅安：吃嚙你那殺耗子藥得緣故吧？

△劉妻咬劉後，劉起咬郭，郭往咬費，費往咬賈，賈往咬毛；互相追逐，最後互相牽手成環，瘋狂似的唱歌。

全幕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

初版

啞妻(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

原著者 法 郎 士

改譯者 陳 治 策

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印刷者 臨 華 印 書 局

發行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北平石駱馬大街二十一號
及定縣城內考棚

